

国家航海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何为亚洲的海洋时代？地名研究和认同构建

When Was Maritime Asia? Toponymy and the Creation of Identities

戴伟思/Stephen Davies

元初至明中叶南海区域的妈祖和玛利亚：可能的相遇与其背景

Possible Encounters between Mazu and the Virgin Ma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Early Yuan to Mid-Ming

蔡洁华 普塔克/Cai Jiehua Roderich Ptak

450尺宝船的可行性：造船工程学的分析

A Naval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the Plausibility of 450-ft Treasure Ships

程思丽 格约翰 李特里/Sally K. Church John C. Gebhardt Terry H. Little

首位访荷华人恩浦的真貌

The Real Visage of the First Chinese in Vlissingen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

欧洲扩张之际印度洋地区的亚洲造船传统

Asian Ship-Building Tradi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on the Eve of European Expansion

皮埃尔-伊芙·芒甘/Pierre-Yves Manguin

新州港地理位置考

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Xin-zhou in History

郑永常/Cheng Wing-sheung

(第十七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家航海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第十七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航海. 第十七辑 /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325-8259-4

I. ①国… II. ①上… III. ①航海—交通运输史—中
国—文集 IV. ①F5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2837 号

国家航海(第十七辑)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52,000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8259-4

K·2257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国家航海》编辑委员会

主办：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顾问：杨 熹 上海交通大学

名 誉 主 任：徐祖远

主 任：张东苏

副 主 任：钱建国 王 煜

主 编：周群华

执 行 主 编：温志红

编 辑：单 丽 李 洋 [美]Xing Hang(杭行)

编委：(中文编委按照姓氏笔画排序，英文编委按照字母顺序排序)

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乔培华 广州航海学院

刘序枫 台湾“中研院”

刘超英 北京市文物局

孙光圻 大连海事大学

苏基朗 香港科技大学

李培德 香港大学

杨志刚 上海博物馆

张 页 上海航运交易所

张 威 中国国家博物馆

邵哲平 集美大学

胡平贤 中国航海日办公室

柳存根 上海交通大学

施朝健 上海海事大学

高德毅 上海海事大学

席龙飞 武汉理工大学

潘君祥 上海历史博物馆

- [日] 松浦 章 日本关西大学
- [韩] 河世凤 韩国釜山海洋大学
- [美] 韩子奇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 [澳] 黎志刚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 [德] Angela Schottenhammer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
- [英] Barbara Jones 英国劳氏船级社
- [丹] Benjamin Asmussen 丹麦国家海事博物馆
- [英] David J. Starkey 英国赫尔大学
- [加] Hector Williams 加拿大温哥华海事博物馆
- [德] Ingo Heidbrink 美国老道明大学
- [英] Janice Stargardt 英国剑桥大学
- [荷] Jeroen P. ter Brugge 荷兰鹿特丹海事博物馆
- [荷] Joost C. A. Schokkenbroek 荷兰国家海事博物馆
- [丹] Jørgen Selmer 丹麦皇家博物馆
- [荷] Leonard Blussé 荷兰莱顿大学
- [瑞] Marika Hedin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物馆
- [意] Patrizia Carioti 意大利那波里东方大学
- [美] Paul J. O'Pecko 美国神秘港海事博物馆
- [美] Robert J. Antony 中国广州大学
- [德] Roderich Ptak 德国慕尼黑大学
- [英] Sally K. Church 英国剑桥大学
- [英] Stephen Davies 中国香港大学
- [美] Tansen Sen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 [美] Tonio Andrade 美国埃墨里大学

目 录

首位访荷华人恩浦的真貌

The Real Visage of the First Chinese in Vlissingen

包乐史 / Leonard Blussé _____ 001

元初至明中叶南海区域的妈祖和玛利亚:可能的相遇与其
背景

Possible Encounters between Mazu and the Virgin Ma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Early Yuan to Mid-Ming

蔡洁华 普塔克 / Cai Jiehua Roderich Ptak _____ 009

450 尺宝船的可行性:造船工程学的分析

A Naval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the Plausibility of 450-ft
Treasure Ships

程思丽 格约翰 李特里 / Sally K. Church John C. Gebhardt Terry H. Little
_____ 023

何为亚洲的海洋时代? 地名研究和认同构建

When Was Maritime Asia? Toponymy and the Creation
of Identities

戴伟思 / Stephen Davies _____ 040

试析明清时期阻碍漕粮海运恢复的因素

Obstacles to the Resumption of the Imperial Grain Transport
by S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高元杰 / Gao Yuanjie _____ 073

欧洲扩张之际印度洋地区的亚洲造船传统

Asian Ship-Building Tradi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on the
Eve of European Expansion

皮埃尔-伊芙·芒甘 / Pierre-Yves Manguin 095

轮船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Age of Steamships

松浦 章 / Matsuura Akira 122

19 世纪中国的海权理论与今日的反思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 Sea Power Theory and
Reflection Today

王立本 / Wang Li-Pen 133

《备边司誊录》中的山东海商与海船

Shandong Sea Merchants and Ships as Recorded in the
Diaries of the Border Defense Council (Pipyönsa tungnok)

袁晓春 / Yuan Xiaochun 149

新州港地理位置考

Study on the Location of Xin-zhou in History

郑永常 / Cheng Wing-Sheung 165

南唐北通契丹之罌油港考

Yingyou Port: A Conduit between Khitan and
Southern Tang

周运中 / Zhou Yunzhong 184

首位访荷华人恩浦的真貌^{*}

包乐史^{**}

摘要:如今每年都有好几百万中国游客到欧洲旅行,但400年前几乎没有中国人闯荡到那么远的地方。中国商人恩浦是一个罕见的特例,他在1600年搭乘一艘荷兰商船访问荷兰。最近发现了17世纪的荷兰律师尼可拉斯·德弗里斯的一本友人簿,其中有恩浦的肖像和他留下的汉字小谜题。本文对这个汉字谜题作了译解,并简短地探讨了恩浦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顾问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关键词:华商 恩浦 荷兰 肖像

如今亚洲游客出现在泽兰省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现象,但在17世纪时却并非如此。于是可以理解,在1602年7月6日,当一支亚齐苏丹使团抵埠时整个米德堡(泽兰省省会——译者注)争相围观的情景。在随后的一个月中,三位使节收到许多当地权贵的邀请,甚至到访荷兰议会。在赫拉夫要塞(位于马斯河沿岸,在奈梅根附近——译者注)被西班牙军队围攻期间,担任执政的毛里斯·范·奥兰治·拿骚(Maurits van Oranje Nassau)亲王在其官邸会见了他们,并且他们很可能在亲王的邀请下还亲自向西班牙敌军开了一炮。使节们呈交了苏丹致毛里斯的信,这是对执政两年前致苏丹信函的书面答复。时年71岁的使节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在到达米德堡的一个月后去世,这不禁让人思考是什么原因激发他在这样大的年纪还远行荷兰!1602年8月10日,在大队人马和各方权贵的见证下,哈米德被葬在现已不存的旧圣彼得教堂。另外两

* 原文为荷文,题目直译为《到访弗利辛恩的首位华人的真貌》(Het ware gezicht van de eerste Chinees in Vlissingen),初刊于 *Zeeuws Tijdschrift*, 2016(1), pp. 72~75。为了理解方便,中文标题改为今名。对恩浦形象的研究,亦可参见 Thijs Weststeijn and Lennert Gesterkamp, "A New Identity for Rubens's 'Korean Man': Portrait of the Chinese Merchant Yppong", in: E. Jorink, F. Scholten & T. Weststeijn (eds.), *Netherlandish Art in its Global Context*. Netherlands Yearbook for History of Art 66 (2016), pp. 142~169。

** 作者简介: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荣休教授。译者蔡香玉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名使节稍能适应寒冷的气候,他们在公司的资助下在荷兰又停留了15个月,之后才动身回国。对这一充满异域风情的使团留下印象的不仅有泽兰人,伊曼努厄尔·范梅特伦(Emanuel van Meteren)在其《尼德兰史》中对他们的行止也作了详细记录。〔1〕

一、不寻常的人(Rara avis)

另一位不寻常的人是中国商人恩浦(Empo),他于1600年5月31日搭乘米德堡公司两艘商船——“太阳”号(Son)和“长舟”号(Langebarck)——当中的一艘抵达弗利辛恩(荷兰西南部城市,在西斯海尔德河口,距海牙约88公里。此地是进入斯海尔德河航行时的领航站——译者注)。他是一位“不寻常的华人”。〔2〕多年前我曾就这位值得关注的人物写过一些东西,但不是关于他在泽兰的游历,而是他在1605年海军上将韦麻郎(Wijbrant van Warwijck)失败的中国之行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3〕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之后继续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顾问的重要角色。

现在会是巧合吗?在《泽兰史》(*Geschiedenis van Zeeland*)第二卷,图片编辑卡蒂·海宁(Katie Heyning)刊出了一位名为Yppong的中国人的漂亮影像,他大约在1600年访问了米德堡。〔4〕我解读肖像旁的中文,发现他正是恩浦。我就该素描的出处咨询卡蒂,得到如下答复:附有中文题字的肖像画出自17世纪米德堡的律师尼可拉斯·德弗里斯(Nicolaas de Vriese)的友人簿。该肖像画册是在登波士(位于布拉邦特省,官方名字为's-Hertogenbosch,即“斯海尔托亨博思”。——译者注)一栋名为“勺子”(De Loet)的楼房中被找到的,2008年还有人出了一本书向这栋房子致敬。〔5〕此后数年友人簿流入他人之手,所有者身份不明。荷兰国家档案馆提供的信息只显示最初的所有者尼可拉斯·德弗里斯于1600至1602年在米德堡当律师。〔6〕

卡蒂·海宁说,多亏了彼得·德拉鲁(Pieter de La Rue)的评论,她才找到这本友人簿。这位18世纪的著名作家还写了《泽兰文苑》(*Geletterd Zeeland*),他可能约于1730至1735年在米德堡律师杜维(J. Douw)处见到该友人簿。友

〔1〕 Emanuel van Meteren, *Historie der Nederlanden*. Amsterdam: Weduwe van Wouw 1635, fol. 480.

〔2〕 Zie W. S. Unger, *De oudste reizen van de Zeeuwen naar Oost-Indië 1596 ~ 1604*.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 xxvii ~ xxviii.

〔3〕 包乐史:《华商恩浦和早期的荷中关系》,载《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0~204页。

〔4〕 Paul Brusse en Wijnand Mijnhardt (red), *Geschiedenis van Zeeland*, deel II 1550 ~ 1700. Zwolle: W books 2012, p. 232.

〔5〕 J. van Oudheusden, *De Loet*, 's-Hertogenbosch, Zwolle 2008.

〔6〕 Nationaal Archief, Archiefinventaris van Dorp, NA 1.10.25. No. 1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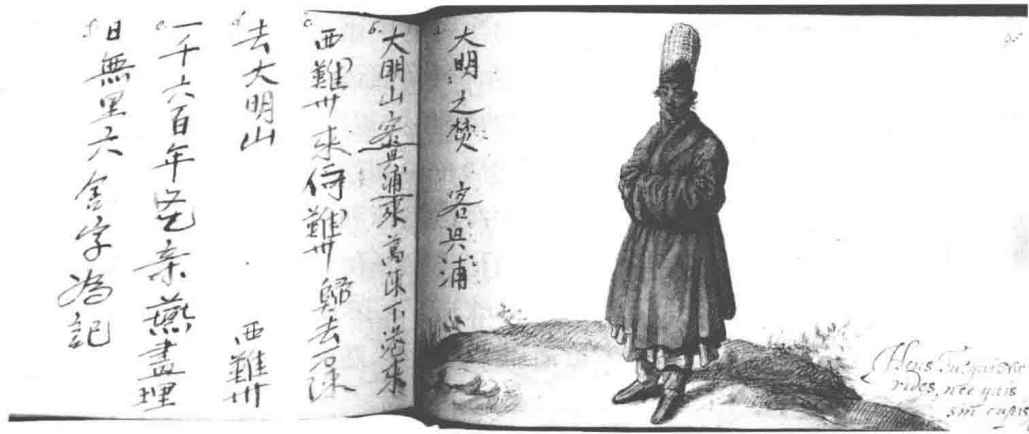
人簿中五彩缤纷的家族徽章使德拉鲁激动不已,并花费心思去琢磨簿中名为 Yppong 的图片及其中文题字。对此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是他身着普通长袍的小幅画像,在他对面有六行汉字。”德拉鲁也为中文题字添上了拉丁文翻译,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它自然是一段让人费解的文字,而图像旁的拉丁文边注也同样如此,“Heus Tu qui me vides, nec quis sin capis”,即是说:“嘿,你见到我,却不知我是谁!”

且让我们抛开不懂中文的德拉鲁,走近看看中文题字到底在说什么。

二、中文题字的解读

大明之焚,客恩浦
大明山客,恩浦,来万陈下港,来
西难州,来何难州,归去万陈,
去大明山。西难州,
一千六百年,父乙亲,燕画理,
日无里六,舍字为记

第一眼看上去,出现在汉学家面前的是一个谜,因为它像是一串乱码(图一)。书写者的字迹也显得相当笨拙,但却能解释得通。毕竟我们不是在跟一位博学的中国人打交道,而是一位航行到弗利辛恩、粗通文墨的中国商人。此外,恩浦用的不是他通常写字用的毛笔。假如有人用恩浦的方言,即中国沿海省份福建的闽南方言大声读出这段文字,便能恍然大悟。这其实是一段简单的文字,其中恩浦有几次用汉字模仿荷兰词汇的读音(如泽兰、荷兰、一月、弗利辛恩和星期五)。那无疑是这些好笑的边注所指代的,因为一位不懂中文的荷兰人,或是一位不懂荷兰文的中国人,都无法读懂这段文字。



图一 恩浦图像及中文题字

译文解读如下：

敝客恩浦，来自大明(中国)。

大明(朝)的恩浦来到万丹(苏丹国，位于爪哇岛西端)下港(中国对万丹港的旧称)。之后我来到泽兰省(Sailam = Zeeland)，到访荷兰省(Holam = Holland)。现在我将回到我所从来的万丹，再去往大明国。

泽兰，1600年，弗利辛恩(fuyiqin = Vlissingen)，一月(yanhuali = januari)，星期五(boleilak = vrijdag)，留下文字作为记录。(译者注：引文中括号的内容为作者原注，为闽南语发音。)

这段短文尚需若干解释。海外华人从不用“中国(China)”一词，而用“唐山”一语指自己的祖国。这里恩浦写为“明山”，此明王朝在17世纪初仍掌握着中国的政权。尽管有些西方读者会将“客”字解释成“客家人”，我认为这有点牵强，因为恩浦仅仅将自己视为远行至荷兰的异乡客而已。直到近代，闽粤社会仍将前往南洋地区谋生的侨民称为“番客”，而这些漂泊在外的侨民也因为常年离乡背井，自视为“客居番邦”。因此“大明山客”当意指“来自大明的异乡客”。

在米德堡游荡的这位不寻常的人，其肖像的发现本身是泽兰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注脚，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601年1月28日，他再次随“米德堡的东印度公司”(亦称“联合泽兰公司”)的由四艘商船组成的舰队离去。^[1]值得注意的是，恩浦回到东南亚后作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OC，以下简称“荷印公司”)的顾问扮演了关键角色，而这一身份在他离开荷兰后不久的1602年便确立了。

三、荷印公司的顾问

那时韦麻郎以荷印公司第一舰队海军上将的身份被派往亚洲，他肩负的任务包括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这一任务并不简单，因为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对欧洲人关闭国门的国家。只有中国皇帝在东南亚的海外藩属国才能几年一次，带着贡品前往珠江边上的港口城市广州。尽管有这些严格的规定，葡萄牙人还是成功地进驻珠江口的澳门半岛，他们在此地违法的居留得到批准。这对葡萄牙人是好消息，而对荷兰商人而言却是坏消息。因为在国王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葡萄牙遭到低地国家的反抗，导致荷印公司在澳门得不到任何东西。来自阿姆斯特丹老公司的海军上将范·纳克(Jacob van Neck)曾于1601年试图侵犯澳门，但被葡萄牙人轰走。他派上岸的斡旋者被葡萄牙人收押，随后被毫不宽

[1] Zie W.S. Unger, *De oudste reizen van de Zeeuwen naar Oost-Indië 1596 ~ 1604*, p. xlv.

贷地绞死。

韦麻郎明白他必须改换方式处理对华事务。那时他来到马来半岛东岸的港口城市北大年(泰国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北大年府首府——译者注),想咨询在此定居的一些中国商人,恩浦的出现让他大喜过望。恩浦于1602年5月26日跟随一艘泽兰商船来到北大年后,便留下来为泽兰人处理各种类型的事务。此时恩浦听说泽兰公司并入联合东印度公司,他再次为其服务,提出了一个必定能开启对华贸易的大胆计划。

恩浦指出,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澳门没有什么意义。他提议与往北不远的沿海省份福建直接缔结贸易联系,事实上北大年的所有中国商人均来自该省。他粗略地描绘了中国海外贸易的组织状况。虽然传统上广州是邻近各朝贡国的接收港,但每年都有几十艘中国帆船从福建省的厦门湾前往位于东南亚的各个海外目的地。公司非常乐意与之贸易的那些满载的船只正来自那里。

恩浦的方案很简单。他向韦麻郎自荐,要带着两艘船前往福建海岸附近的澎湖列岛,在那里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谈判。恩浦这边会在北大年秘密准备一封致驻福建的皇家税使高案的信件。他认为这个男人——他实际上是个宦官(即阉人)——已经准备好答应荷兰人的要求,也就是说,以一笔数额庞大的贿赂作为交换。

说到做到,韦麻郎于1605年夏天带着两艘船驶向中国海岸。船上有恩浦和他的四位朋友,分别是一名引水员、一名书记还有两名帮手,他们必须确保荷兰船只平安抵达目的地。但荷兰人请求通商的消息在中国不胫而走,对来自北京的宦官恨之入骨的福建省当局采取了行动。他们一得知韦麻郎抵达澎湖,便派出一支由50艘船组成的舰队追击“红毛夷”,这是中国人对荷兰人的称谓。经过几次无果的斡旋,韦麻郎不得不屈服,并于1605年12月空着手回到北大年。

四、恩浦的方案

荷印公司的第一次中国冒险就此终结,但谁料到作为公司助手和顾问的恩浦却因此误入歧途,成为帮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是荷印公司重要的支持者和庇护者,因为韦麻郎认为他“在贸易中精明能干,值得信赖”。^[1]恩浦还提供自己的帆船为公司而战,1606年也曾一度在玛得力夫(Cornelis Matelieff)攻打葡萄牙人据有的马六甲时为其舰队提供补给。荷兰商人将恩浦视为“自己人”,因为他到过泽兰,本身也成为归正教会的一员。假如他被冒犯了,公司会维

[1] I. Commelin, *Begin ende Voortgang van de Vereenigde Nederlandsche Geoc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msterdam 1644. Vol. II, p. 78.

护他的权利。〔1〕

那时荷印公司逐渐将其活动范围从北大年推进到南洋群岛的其他港口,恩浦本人也在安汶岛上住下。在一封致十七绅士的信中,他提到这样做完全是迫不得已,因为北大年地方当局想敲诈他和其他华人。〔2〕1614年,恩浦在安汶岛上去世。他的妻子和儿子继承了一笔6000多里尔的遗产,不料却横生枝节。扬·彼得生·库恩(Jan Pietersz. Coen)写信给十七绅士抱怨说,公司从北大年当局,即马来贵族的魔爪下保全了恩浦的妻子、儿子和全部财产,一位名为赫斯特·杰克逊(Hester Jackson)的英国人却追求起那位遗孀来。小儿子处于荷兰人的监护下,他有权继承三分之一的遗产,但杰克逊和他的新婚妻子却带着所有的钱财逃之夭夭。〔3〕

但这并不是恩浦留下的唯一遗嘱。在致库恩的一封信中,北大年商馆的大班亨德里克·扬生(Hendrick Jansz)提到,为了打开对华贸易,他们的老朋友恩浦为他献上了和平和武力两个方案。他曾向韦麻郎献上第一个方案,但后者以此计“不可行”为由拒绝采纳。

这个和平的方案是:公司需赢得两名能讲流利官话的中国通事的支持,官话不同于在北大年居住的恩浦及其伙伴们的闽南语,是北京政府的官方语言。公司派遣一名荷兰使节乘坐一艘船,带着这两位先生,携带一封由毛里斯亲王签发的致中国皇帝的信件,上溯长江到南京城郊。在那里通事们必须绝口不提中荷贸易关系之事,并向地方官员呈递信件,声称船上有一名荷兰使节,希望向北京的皇帝致敬。恩浦毫不怀疑通过这种方式荷兰将被视为贡贡来朝的藩属国。在使节离开南京前往位于北方的首都时,船员可在当地不受干扰地向中国人购买绸缎、黄金和其他商品。

武力方案则非常大胆,以“敬酒不吃吃罚酒”(zo niet goedschiks dan maar kwaadschiks)为格言。恩浦认为公司可用武力强迫中国开展贸易,方法是在中国沿海劫掠一两年时间,阻断中国的所有航运。这将使中国政府懊悔不已,因为当沿海生民不能自由出洋时,中国将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叛、骚动和屠杀,这在一些国家将闻所未闻,前所未见”。〔4〕换句话说,贸易必须以武装强制进行。这个方案成为1622年扬·彼得生·库恩向中国沿海派出远征军的蓝图。这是一个残忍的策略,它导致台湾被侵占以及主要城镇热兰遮要塞的修筑,并在折损了中荷双方许多将士的生命后,最终打开了对华贸易。

〔1〕 Nationaal Archief, VOC 1054, Brief van Van Boeckholt, Pattani, 1 december 1611.

〔2〕 Nationaal Archief, VOC 1055, Brief van Empo aan de Heren Zeventien, 15 oktober 1612.

〔3〕 H. T.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ë*,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20. Vol. II, p. 131.

〔4〕 Brief van Hendrick Jansz. aan J. P. Coen, Pattani 31 oktober 1616. in W. Ph. Coolhaas ed., *Jan Pietersz. Coen, 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ë*,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53, Vol. VII, pp. 212~213.

这就是“恩浦”——在尼可拉斯·德弗里斯的友人簿中那位无辜地张望着、神情滑稽的小年轻，他成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狡猾的中国顾问，成为藏身暗处的操纵者(dalang, 马来语, 原意为“皮影戏艺人”), 并为扬·彼得生·库恩侵犯中国建言献策。

The Real Visage of the First Chinese in Vlissingen

Abstract: Nowadays millions of Chinese tourists visit Europe, but four hundred years hardly any Chinese ventured that far. A rare exception is the Chinese merchant Enpu (Empo as het called himself) who visited Holland on a Dutch ship in 1601. In a recently discovered *liber amicorum* (album of friends) of the Dutch lawyer and scholar Nicolaes de Vriese, a small riddle by and a portrait of Empo has been discovered. In this article the riddle is deciphered and in addition the crucial role that Empo played as an adviser for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s briefly discussed.

Abstract: Chinese Merchant, Empo, the Netherlands, Visage

元初至明中叶南海区域的妈祖和 玛利亚：可能的相遇与其背景

蔡洁华 普塔克*

摘要：本文指出，妈祖、圣母玛利亚与其他保护神灵存在相似之处。随着其保护功能的多元化，宗教信仰的“边缘”常常会越来越开放，而在某些状况下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互相替换。本文还讨论了元朝到明朝这段时期中国沿海的妈祖信徒和基督徒“相遇”的可能性：他们是怎样看待对方的？在澳门、马尼拉和其他地区，我们是否还可以了解到当地对妈祖的认知？中国航海者对圣母玛利亚持有怎么样的印象？

关键词：妈祖 玛利亚 海洋宗教信仰 宗教交流

一、灵活性与多功能性

在中国，许多宗教信仰都拥有悠久历史，而大部分是男神和女神崇拜，主要功能是保护信徒。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功能一般会扩展或由其他功能替代。换言之，相关信仰已经有所改变，并形成自己的新系统。其中一些信仰保留了它们的独立性，其他的则会被道家、佛家或这两教所吸收。此外，还存在混合形式，经常会出现一种受多种宗教竞抢的信仰。

妈祖崇拜属于某种特定的信仰类型：它并不是一直稳定的，而是不断发展，并适应变化中的状况。就像其他类似的民间信仰一样，妈祖崇拜原属地区现象，具体由来仍无法考证。该信仰来自湄洲岛是现今已无争议的一种说法，然而也很可能存在历史更久远且与福建无关的来源传说，本文在此不去深究。

虽然妈祖信仰传播对其他相似信仰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是本文的讨论

* 作者简介：蔡洁华，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助理教授；普塔克（Roderich Ptak），慕尼黑大学汉学系教授。

重点,^[1]但仍要注意这样的“神明替代”需要以下三个条件为前提:(1)在互相竞争的信仰中,信徒一般期待从相关神灵这边得到类似的保护;(2)不仅如此,信徒还常常希望“新”的神灵会比原先“定好的”竞争者能实现更高的期待值;(3)一种信仰不能被破坏声誉或被国家禁止。虽然儒学人士偶尔公开反对妈祖信仰,^[2]但它仍然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并赢得了非汉族人统治的元朝和清朝政府持久性的认可和支持。

新信仰是否能被接受和扩展,一般需要以下两大元素:第一是公众,第二,用流行语来说,是“广告”,这两者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如果神灵效用口述或专门记载下的文字传播开来,其内容又特别迎合人们的需求,那么这种信仰便有可能会“成功”。若未来的“信徒”能从新信仰中看到很强的迎合力和高度灵活性,这样会更有效,但这样的情况并不经常发生。

同样,在一种信仰初起时常常需要拥有身份认同感这一元素。对一个社群来说,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如果内部非常团结,并为了保持特色,尝试与其他团体区分开来,那么神灵崇拜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人们相信:以这种方式可更好地生存下来,并能长期得到认可。一些情况下,这种现象与少数民族有关;而另外的情况下,区域、空间甚至社会元素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还存在混合形式。

妈祖信仰可能属于最后一种形式:早期的妈祖信仰原为地区性崇拜,原因是它仅限于湄洲岛和福建的一部分沿海地区,而在不同行业的人中,只有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如渔民、航海者和商人信奉该神灵。在宋朝的时候,该信仰究竟通过哪些组织逐渐扩大和发展,这一点尚未得知,现存的相关文献也非常少。^[3]直到路允迪的高丽之行后,朝廷“引进”了妈祖信仰,鲜为人知的历史似乎才呈现在人们眼前,也就是说,我们从那时开始了解该信仰的传播方式和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现有的相关文章多不胜数,2004 和 2005 年人们更为此专门出版了妈祖研究文献的目录汇编。^[4] 以下几点可简单明了地总结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并说明妈祖崇拜繁荣不衰的原因:传播该信仰的福建商人和移民不仅坚信女神灵力,还认为维护自我身份认同感非常必要,特别当人在海外时,这种需要则更为强烈。对他们来说,妈祖扮演了重要角色,即宗教机关和道德审判者、希望寄托神和家乡的象征。总而言之:与其他地区的商人相比,福建商人特

[1] 以广东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妈祖在该地区挤压掉其他民间信仰。参看李庆新、罗焱英:《广东妈祖信仰及其流变初探》,载《中国民间海洋信仰研究》,海洋出版社,2013 年,第 42~55 页。

[2] Hu Baozhu, Roderich Ptak, “A Mid-Ming Pamphlet against Tianfei: Notes on Zhu Zhe’s *Tianfei bian*”, *Monumenta Serica*, No. 61 (2013), pp. 51~72。这篇文章是研究朱澍的《天妃辩》。

[3] 大部分的资料归入《妈祖文献史料汇编》,共有三辑,第一辑,共 4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第二辑,共 5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年;第三辑,共 7 册,海风出版社,2011 年。

[4] 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莆田学院(郑丽航等编):《妈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海风出版社,2005 年。张珣、杨玉君:《妈祖研究书目》,中正大学妈祖文化研究中心,2016 年。